

生活的诗意，往往藏于细微之处。街头一碗热气腾腾的面，泉水沁凉的西瓜，清晨窗外清脆的鸟鸣……这些琐碎而鲜活的片段，拼凑出生活的本真模样。本期，让我们一同走进几则生活小景，发现那些被忽略的静好。须知人间至味，往往就在这一箸一瓢的寻常里。

——编者

## 瓢下听曲

■孙翼

这是山根处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。百余平方米的院子，青砖铺地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盆栽花草。挨着院墙，有一个菜畦，种着各种时令菜蔬。菜畦上方，竹竿纵横搭着棚架，十几个长脖瓢子从层层密叶里钻出去、垂下来，翠绿如玉，微风中颇似窈窕女子在轻扭腰肢，十分喜人。大半个庭院被这架瓢棚遮掩着，一派清凉。

凉荫下有一张方桌，上有茶壶一把、茶碗数只，正冒着缕缕热气。七八位老人围桌而坐，为首者击节坐唱，旁边三人操弦弄琴伴奏正酣，余者凝神静听陶然其间……

小院的主人是年近七旬的宏叔，他退休后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，承包了几亩果园，养着几十只鸡鸭，颐养天年。宏叔语音律，弹得一手好三弦，每到下午，这座小院就成了周边曲艺爱好者的乐园。

“八月中秋到，伯牙思故交……”一曲《伯牙摔琴》正通过演唱者浑厚质朴的嗓音宣泄流淌着，那曲调时而伤感低沉一唱三叹，时而高亢激越悲恸难抑，将“钟期久已没，世上无知音”的伤感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三弦、古筝、二胡默契配合，更烘托出了“清音不绝知音绝”的悲伤氛围。一曲终了，板住琴收，余音隐隐回响，众人在短暂沉默后齐声道个“好”，方从古时穿越回现实。

“吃瓜，吃瓜！”宏叔杀开了一个泉水浸泡过的大西瓜，招呼大家品尝。我好奇地问：“有冰箱咋不用呢？”他呵呵一笑：“冰箱冷冻的瓜果寒气太重，伤牙口脾胃，泉水浸泡的温凉适中，恰到好处，就好比这唱曲子”，他指着自己的三弦，“伴奏者要是爱出风头弹得太响，就会喧宾夺主盖过唱腔。如果乐器声音太小过于微弱，又难以托腔保调为演唱者服务。就像做人，总要不卑不亢、刚柔相济才好。”宏叔这段话极富哲理，我咬了口西瓜，果然沙甜松脆凉而不寒。

吃完西瓜，继续玩曲儿。“渔翁垂钓，樵夫登高，农夫耕种田间苗，读书人十年寒窗苦把心操……”一曲婉转悠扬的《渔樵耕读》唱出了太平盛世国泰民安。宏叔的三弦也弹得更加轻快活波，丝丝入扣。美妙的韵律撩拨着一旁听曲者不甘寂寞的心，有人情不自禁随之小声哼唱，有人享受地眯起眼，二郎腿有节奏地抖动，间或点上一支烟、呷上一口茶，细啜慢品这瓢棚下的一院闲情。

月亮悄悄爬上瓢棚，淡淡清辉从叶子缝隙里漏下来，为小院平添了几分诗意。风清月白，弹唱还在继续，秋虫轻声唧唧，也在跟着唱和，瓢子却一动不动，许是醉了，抑或怕打乱了这一幅和谐雅致的画卷。

作者地址：郧阳区白浪镇



## 晨光里的羽翎

■梵灯

清晨五点三十七分，我总会被鸟儿叫醒。不必看表，那串清越的啾鸣早替我校准了时辰。七只白头鹎排着斜队掠过晾衣绳，尾羽扫过晨光，我惊觉，这场晨曲已绵延了七个春秋。

我的邻居是群神秘的鸟儿。它们栖居在小区后的香樟树林里，那片随着城市生长而愈发葱茏的树林，如今藏着三十余种鸟儿的秘语。灰喜鹊总爱衔着枯枝在高压线上搭建空中楼阁，红嘴蓝鹊的尾羽拖曳着银河般的靛蓝，而那些总在晨光里翻找樟树果的灰椋鸟，分明是群戴着银灰色贝雷帽的飞行家。

初春的某日，我撞见鸟儿的育雏现场。三只白颊噪鹛幼崽张着鹅黄色鸟喙，将雌鸟衔来的半截蚯蚓撕开。鸟儿们穿梭如织，抖落的细羽飘进我晾晒的茶盏，倒成了一件别致的茶宠。它们发现我时，不再像最初那般惊悚后退，而是渐渐放肆起来。

十堰的晨昏总带着草木的呼吸。穿城而过的百二河裹挟着武当山的云影，将城市浸润成流动的生态博物馆。我常看见戴胜鸟从水面振翅而起，羽冠上的彩虹优雅地掠过树梢；翩跹的丝光椋鸟在树林间低语，是否也在人间烟火里续写着古老传说？

去年惊蛰，我在小区看到一位“稀客”——珍稀的寿带鸟。雪白的长尾曳着晨雾，在香樟树冠间书写流动的狂草。老友老赵说，这种林中仙子对栖息地极为挑剔，它的造访印证着城市环境的优渥。

我们与鸟类的默契在时光里发酵。每逢周末，总有孩童拿着面包屑，蹲守在紫藤花架下，看斑鸠们的“空中芭蕾”。物业公司特意保留了小区里那排歪脖子梧桐，因为它们为凤头鹰最爱的瞭望台。

暮色四合，我常站在窗前看鸟群归巢。城市化的齿轮从未停转，但在那片香樟林里，时光始终保持着柔软轻缓。或许真正的文明，不在于将自然驯服，而是学会聆听那些破晓时分的羽翎私语，在钢筋森林里，为鸟儿保留一片会呼吸的故乡。

此刻又有灰椋鸟叩响窗棂，它们尾羽扫过的空气里，浮动着丹江口库区的水汽，裹挟着赛武当松脂的清香。我轻轻推开纱窗，任三两只红尾鸽跃上书桌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凯旋大道凯旋煌境

## 酸浆面的味道

■云舒

家乡的酸浆面，酸香缠绕舌尖，藏着我记忆的味道。

酸浆面用的是师傅亲手擀的面，盐、碱与鸡蛋清揉进面团，擀得薄厚均匀，入锅滚过沸水，捞起来根根筋道，嚼着能品到麦子的清甘。碗底先铺一层脆嫩的熟绿豆芽，再码上腌得透亮的酸菜，滚烫的秘制酸浆一浇，顿时腾起一阵酸香。滴几滴香油，撒一小撮白芝麻，若爱重口味，添勺辣椒油，或撒点葱花、香菜，筷子一搅，酸香便顺着热气往鼻腔里钻，酸得利落，香得恳切，半点不腻。

儿时，父亲常带我去郧阳小石桥边那家面馆。外头看着不起眼，里头却总坐得满满当当。尤其在盛夏，热浪滚滚、蝉鸣聒噪得像要把空气烧开，各色人等都往这儿钻。有人挥着蒲扇念叨天热没胃口，一碗酸浆面下肚，紧锁的眉头便舒展了；有人凑在一块儿说家长里短，讲到要紧处，脑袋挨得极近，生怕悄悄话被风偷了去；还有人对着面碗叹工作的难，汤勺碰着碗沿叮当响，倒像是把压力也舀进了汤里。你一言我一语的絮叨，吸溜面条的呼噜声，喝汤时满足的轻叹，满屋子都是活泛的烟火气。

每次点完单，父亲总会守在窗口旁等着。面馆逼仄，他得微微侧着身子，小心翼翼地避开往来的食客。小时候我偏爱甜，总被酸浆汤的浓烈呛得眯起眼，牙齿都像浸了醋。好几次想让捞面师傅换清淡

的汤，父亲指尖轻轻敲敲桌面，说：“酸浆是这面的魂，少了那口熬透的酸浆，面就成了没骨的人，嚼着寡淡。过日子也一样，酸甜苦辣，缺一样都不完整。”

多年后，被生活磨过、烫过，才终于懂了父亲的话。如今，酸浆面成了我疲倦时的慰藉——加班到深夜，煮一碗筋道的面，浇上提前备好的酸浆，热汤滑过喉咙的瞬间，浑身的乏气便散了大半。我也终于明白，好日子的味道里，甜是锦上添花，酸却是打底的根。能咽得下酸，才算真的接住了日子，长出了筋骨。

去年，央视《三餐四季》里闪过郧阳酸浆面的镜头。不过几分钟，却像一把钥匙，猛地撬开了我记忆的匣子——儿时父亲侧着身子端面的模样，我被酸得皱眉的憨态，还有他指尖敲着桌面说的那些话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今天，再走进那家面馆，热门熟路点了一碗酸浆面。面条嚼在嘴里带着韧劲，酸汤滑入喉咙时，那股熟悉的酸爽漫开来，眼眶竟微微发潮。喉头先是一紧，跟着涌上股温热的酸，是掺着想念的、软软的酸。

时光走得急，当年局促的走道宽了许多，但酸浆面的味道，依旧纯粹。父亲不在了，可他教我的那些道理，早已融进了日子里，成了我一辈子的养分。

好日子的味道从不是单一的甜，还要有酸。酸里藏着烟火，藏着成长，藏着那些被岁月泡得愈发醇厚的想念，这大概就是酸浆面最动人的地方，也是日子最本真的模样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北京北路101号

